

希望的色彩



目 录

明丽的阳台·····	冯慧连 (1)
希望的色彩·····	云 生 (4)
梔子花·····	刘庆瑜 (8)
故乡琐忆·····	阙家冀 (13)
初进合肥城·····	陈登科 (17)
南池柳·····	江 流 (22)
啊, 螃蟹岛·····	徐子芳 (27)
啊, 土地·····	朱普乐 (32)
他们走了·····	晶 晶 (35)
界首秋兴·····	严 阵 (40)
春落画盘绿先知·····	汪国坚 (46)
古城梅雨话老街·····	何慰生 (49)
登天都·····	李 兵 (52)
夏夜浮想·····	江 流 (56)
灯山恋·····	费良琼 (59)
“大王”的五香豆·····	毛小康 (64)
桃园情·····	方 晗 (66)

凤还巢	汪克让 (69)
太平湖上的渔火	葛崇岳 (71)
女贞·法国梧桐	朱普乐 (73)
花卉三题	汤湘华 (76)
墨梅	赵丽宏 (80)
千里故乡茶	陈所巨 (84)
师生新说	张振国 (88)
腾飞吧, 柘城	海 涛 (92)
“鹤岸”纪行	葛兆铨 (98)
远溯, 天鹅的湖	张 珊 (103)
龙舟会	周培玉 (106)
天柱翠竹	韩子英 (111)
小河, 从我门前流过	高正文 (113)
夏夜的小巷	欧阳思兰 (116)
林散之回乡记	田恒铭 (119)
秋菊馨香	王殿义 (122)
年年有余	吴庆初 (126)
多情最是荆山梦	哈尔宜 (130)
晚霞杵声	鸣 歌 (133)
压岁钱	王俊明 (135)
甜甜的菱角儿	陶方宜 (138)
马蹄泉	刘湘如 (141)
暴风雨	徐 刚 (145)
“童年王国”的星星	周 毅 (148)
故乡, 我想你	阿 红 (151)
醉年	陈所巨 (154)

绿叶情·····	汪尚毅(158)
激流觴歌·····	舒育珍(163)
月是故乡明·····	张少中(167)
怀谢亭断想·····	张庆满(172)
东北风情·····	蒋正萌、周根苗(174)
渔乡漫记·····	吴巨钦(178)
雪雕·····	苗振亚(181)
夜宿九华街·····	陆春华(184)
乡音·····	子 秋(187)
秋花似锦胜春光·····	殷 伟(190)
山村茶香·····	吴长凤(194)
皖南忆絮·····	郑元祥(198)
我来到春天的淮河边·····	张延竹(201)
等到分流以后·····	张文喜(205)
白鹤情思·····	陈应权(208)
还乡·····	宁 平(212)
新年的礼品·····	王 健(215)
探淮源·····	李学诗(218)
乡村晨曲·····	杜根源(221)
泉·····	周兴华(223)
赶海·····	李延修(225)
淮北的路·····	肖 淳(227)

明丽的阳台

冯 慧 连

在我早年的、少女的祈愿里，就希望自己的住房有一座幽雅明丽的阳台。那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到一位同学家去玩，她把我带到她家的阳台上，倚栏远眺，呵，我看得那么远！远处的青山、长河，原野上的绿树、庄稼，四周栉次鳞比的房屋，尽收眼底。在阳台上逗留，叫人赏心悦目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打那以后，每当从一个有阳台的楼房前走过，我总要驻足仰望，倾慕不已。

近几年来，高楼遍起。爸爸的厂里也新建了几幢宿舍，今年五月，我家搬进了新房子，在四楼，有阳台！新屋宽敞雅致，是我们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平房所不能相比的。

阳台自然是全家喜爱的去处，心细的弟弟培育了好几盆花：有洁白的茉莉，幽香的米兰，如霞的海棠，圆月似的丝菊……它们柔美的色泽，沁人的香馥，妩媚的形态，给阳台增添了不少美感和情趣。

我往日美好的祈愿，终于如愿以偿。怀着满足和欢愉，我常常在阳台上久久伫立。南面是颇有名气的高等学府，一排排白色教学大楼傍山耸立；东面，市区绿树丛中的众多屋

以，依稀可见；那市中心粼粼的镜湖，远远望去，宛如城市一汪浅笑的酒靥。再放眼，是浓绿覆盖的赭山和蜿蜒东去的长江。因为久居城市，视线囿于楼屋、密集的人群，总有一种闭塞的感觉。登阳台而望四野，虽没有“山原旷其盈视，川泽盱其骇瞩”的雄伟景象和气势，但也确使人眼界大为开阔了。

但是，渐渐地在阳台久留，我发觉自己的感情总不如过去那样了。也许，已经长大的我，对于人生和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也许岁月带给我新的欢乐，新的追求，填补着、更替着我原来的幼稚和纯真，致使我的感觉有了如此的变化。

在我走向生活以后，的确碰到过不少不顺心、不愉快的事。诸如别人的非议，学习、工作上的挫折，领导和同事们的逆耳之言，等等。有如在心中筑起一堵灰色的墙，感到异常的沉闷、烦恼。

一天，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，我在心情抑郁、百无聊赖之际，踱步走向阳台。我看到，在高楼投下浓浓的阴影那边，是广阔的原野、川流不息的长河、昂扬前行的风帆……啊，世界是多么阔大呀！我的思绪追随着眼光，伸向远方，不由愁绪渐解，茅塞顿开。置身这光线充裕、幽香弥漫的高高阳台上，我的感情也好像受到净化。对那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的至理名言，有了更深切的理解。

阳台，高高的阳台，如今我伫立其上，得到了这些新的启示，这是往日祈愿中所没有想到的。它启示我不要孜孜利己，缜缜计较；它教我高瞻远瞩，放眼未来；它开启了我美好心灵的窗口，使我看到了宽广的天地，欣欣向荣的景象，

教我常怀博大的胸襟。我庆幸，我欣喜——我的家有一座明丽的阳台！

但是，也许如我妈妈讲过的，我终将要自立门户。到那时，我未必会有一座阳台。还有，在今天，许多青年朋友未必会住上一幢有阳台的新楼。于是，我的心中，又萌生起一个新的祈愿，它比我少女时代更虔诚：我期望，我们每个人的心胸里，都能有一座登高望远的阳台，一座放置鲜花的阳台。

（载《安徽青年报》）

希望的色彩

云 生

天是蓝的。云是白的。花是红的。草是绿的。

希望呢，你知道希望的色彩吗？

——希望是青白色的。它是闪电，划破黑暗的乌云，刺穿迷惘的雾霭。

——希望是桔红色的。它是野火，焚烧衰老颓废的落叶荒草，炙热冰冷严酷的顽石坚铁。

——希望是嫩绿色的。它是芊芊青草，蔓延着，伸展着；地有多长，生到地头；天有多远，长到天边。

——希望是金黄色的。它是灿灿阳光，闪烁着，照耀着，温暖孩子的梦，染亮前进的帆，催生幸福的时辰。

你说的对。却不尽然。

你见过一帧题为《希望》的油画吗？画面上，几个纤瘦的女孩迎风而立，脚边放着拾柴的小篮，寒风吹起单薄的衣裳，她们却毫不在意，只管专注地凝睇着远处的高压线塔。这群小姑娘在盼望什么呢？广袤的淮北平原，没有山林，缺乏燃料，有的地方甚至是锅里煮着山芋干，灶下烧的山芋干。这些凝神遥望的女孩，原来是希望家乡的土地上快快竖

起井架，快快开掘埋藏在地下的乌金，再不要伸出红肿的冻手，在冷风旷野中去捡拾枯枝；她们希望的是“驱却座上千重寒，烧出炉中一片春。吹霞弄日光不定，暖得曲身成直身。”的煤块，黑乌乌的煤块！

如此说来，希望竟是黑色的。

我认识一位姑娘。她是一位芭蕾舞演员，在《天鹅湖》中扮演奥杰塔公主。在舞台上，她轻纱曼裹，舞姿婆娑。水银灯，玫瑰花，艳羨的目光，雷样的掌声，终年与她作伴。可是在生活中，厄运却钳住了她。她是个被遗弃的孤儿，在保育院长大，从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。好不易捱过十年苦难的日子，正待青春重焕，好景再现，爱人却坚持要到国外接受一笔遗产，趁此离她而去。她象一棵苦苦菜，浸在不幸与泪水中。然而，她热爱自己的事业，如同挚爱自己的父母、丈夫。她把汗水洒在练功房里，把微笑留在观众心中。对于自己的爱情生活，她也没有失望。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，在那飘着茉莉馨香的小阳台上，她悄声告诉我，除了攀登芭蕾艺术的高峰，她还期待着在她生活的这片湖水中，有一天，会闯进一位“王子”，献上真诚深挚的爱，挽着她走出这片痛苦的“魔地”。是的，她是应该，也一定能够得到忠贞深沉的爱情的。等到那时候，她将象在舞台上一样曼妙地轻舞飞旋，象一片轻盈的柳絮，一团晶莹的冷雪，一朵洁白的睡莲……

现在，希望似乎是白色，纯净的白色了。

你注意过一个拄着双拐的孩子吗？每天，他都要走过我们的窗口，无论风里、雨里。有一个严寒的冬日，雪花纷飞。清晨，他又从窗下走过，斜挎着书包，微仰着头颅，艰

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动，双拐在雪地上留下两排黑色的圆点，那只残废的脚在白雪上划下曲曲弯弯的线。几个健康的孩子从后面赶上来，尖刻地嘲弄他，往他身上扔雪球。他紧抿着嘴角，不出一声，只是更高地扬起苍白的脸，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。当那群调皮孩子麻雀般冲过身边时，他突然站住了，大声说：“拜伦，你们知道拜伦吗？”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两点希望的火花闪在他的眼中，照亮了那张孩子中少有的坚毅、倔强的脸庞。啊，拜伦，这跛着一条腿的伟大诗人，这曾使整个欧洲都伏在他脚下的诗的“宗主”。拄着双拐的孩子呀，他是希望有一天也如拜伦一样，戴上诗人的桂冠，笔下涌出诗的流泉！

然而，诗又是什么颜色的呢？诗是心的笔涂出的画。哀伤是白色，忧愁是灰色，宁静是蓝色，热烈是红色。不，诗只是铅字，只是声音，诗是无形的，因此也是无色的。

那么，希望是黑色？白色？抑或无色？

我想起了一位上海青年工人。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，他戴了十年“反革命”帽子，所经受的磨难与苦痛，自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。这位青年却并没有因冤屈而沮丧，因摧残而自暴自弃。他和妻子避开了闹市的喧嚣，世俗的纷扰，忍受屈辱与鄙夷，默默却刚毅地坚持着太阳能的研究工作。他用各种边角废料和一千多面形状各异的镜子，制成一架太阳灶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他终于平反沉冤，并带着他的太阳灶，跨进了先进行列。他为什么能在沼泽泥泞中奋发而不沉沦呢？太阳灶上一千多面大小不一的镜子令人深思——一千多面镜子从一千多个不同的平面折射出太阳的瑰丽色彩，那其实只是一种色彩——希望的色彩。正是这阳光般灿烂的希

望，使他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不动摇信念，不放弃追求。

希望是生命的真谛。没有希望，生命就失去了价值。呀呀学语的孩童，希望母亲温存的爱抚；腼腆羞怯的少女，希望开启爱情的宫殿；在风雪泥泞中跋涉的旅人，希望一堆跳跃的篝火；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，希望早日摆脱蒙昧与落后，快快腾飞……古往今来，多少先锋为希望披荆斩棘，多少勇士为希望抛洒热血。希望使人在贫困中向往富庶，在逆境中等待成功，在黑暗中窥见光明，在痛苦中憧憬幸福。希望，是引导人类向前的不灭火炬。

当然，对于个人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有时候希望是会破灭的。但是，一面镜子碎成十块，它就变成了十面镜子！希望是永远不死的。当代保尔张海迪。也曾因为对前途绝望而想自杀，在药物的作用下，她的躯体年年走向死亡，然而，那未死的希望却步步复苏，向她发出呼喊！于是，希望留住了生命，重生的张海迪怀着新的希望，开始了新的进击。

你知道希望的色彩了吗？希望的色彩不是单一的红黄蓝白黑。希望的色彩，就是生命的色彩——新芽的色彩；热情的色彩——烈火的色彩；毅力的色彩——纯钢的色彩，智慧的色彩——群星的色彩……

高山是黛青的。深海是湛蓝的。朝霞是火红的。明月是银白的。缤纷绚丽的世界孕育着缤纷绚丽的希望。希望，犹如大千世界般多彩，无垠宇宙般永生。

（载《安徽文化报》）

梔 子 花

刘 庆 瑜

一夜春雨。潇潇雨声频来入梦，扰得人彻夜不宁。

晨起推窗，雨已住了。薄明中，远山近水，烟锁雾绕，灰蒙蒙一片。天，阴沉得恼人。

心头也缠着一段云，扯不断，拂不散。天阴心亦阴。我懒懒地拢着发，拎起竹篮出门。

转过楼角，一阵暗香袭来，这香气杂在湿漉漉的风中，愈显得浓郁、温馨，宛如云间筛下的一线阳光，幽室里吹进的一丝凉风；我郁郁的心，因这花香而豁然一亮。

如缕的花香扯着如缕的愁思，我不觉脚步匆匆。

一座青石小桥横在绿水涓涓的溪上。我踏上被雨水洗得晶莹的石板，花香更近了。这袭人的花气，不似空谷幽兰那般飘忽，也不似雅室茉莉那样醉人。它浓烈而又朴实，似乎带着一股泥土的气息，使人记起低低的茅檐，矮矮的桑林，茸茸的新秧。这是梔子花的香气！呵，这农家的花香，早在婴儿时，我便从妈妈的衣襟上熟悉了。

青石桥头有一片疏疏的竹林。竹林前，躺着一座残缺的石狮。一位老婆婆静静地坐在石狮上，脚前搁着一只长篮，

长篮上盖了块手巾，却隔不断花香。她两眼微合，神色疲惫，满脸皱纹紧缩着，象一块旱天龟裂的土地。

许是昨夜雨中采花迟迟未睡？许是今晨雨中跋涉行累了腿脚？我不由轻唤一声：“老婆婆。”

她猛地惊醒，用疑虑的目光询问我。

我只朝着长篮微笑。

她的眉头舒展了。忙说：

“自家院里的。早起摘的，好香咧。”

那声音喑哑、苍凉，好似月夜临风吹奏的箫。

她把竹笠靠在一边，伸手去擦篮上的手巾。忽然，手停在篮边。没待我弄明白，她已挎起长篮，戴上竹笠，遮遮掩掩地跑过小桥去了。

我困惑不解。转回头，瞥见竹林那边影影绰绰有两个戴红袖章的身影，这才恍然：如今，连花也不许私人卖了！

迎面风起，竹林飒飒。叶上清泪般的残滴被风抛洒着，有几点落在颊上，凉得令人心颤。黑云在头顶低低翻卷，压向农家的茅舍，那片亭亭的竹都被压弯了。我的心头也浓云骤积。

在冷寂的街市转了一遭，竟寻不到一点新鲜的蔬菜。我快快归来。刚到楼梯口，四岁的女儿珍珍擎着一只小小的红塑料凉鞋，呜咽着跑下来：

“我的鞋，窗台上，就一只了……”

鞋是前几日给她买的。她穿着不舍得脱。昨晚，我替她把鞋上的泥涮了涮，晾在窗口。大约今晨，推窗，碰落了一只吧？我牵着珍珍的手，决计到窗下寻找。

一群半大的孩子从楼后闹哄哄地涌出来。他们叫着，嚷

着，把一团团泥球掷到一位老人的背上。那老婆婆只管颤悠悠地埋头走着，好象身后追赶着千军万马，不敢回头一顾；又象是在梦乡中夜游，并不知身后发生的事情。一个穿红球衫的男孩伸手从她长篮子里抓了把白花花的东西，撒向空中。孩子们争着，抢着，滚作一团。浓香袭鼻。我低头看去，杂乱的足印上，竟是几支被踏烂的梔子花！

那可恨的卖梔子花的老人！我拦住了孩子们。

“她偷东西，是个贼！”穿红衫的男孩理直气壮地把一只鞋子送到我眼前。呀！是珍珍的鞋。

卖梔子花的老人依然头也不回地走着，她那稀疏、花白的头发挽成的髻，松松散散地坠在脑后。发髻上别着的一支梔子花，随着脚步颤动着。一身家织的青布衫裤，溅满星星点点的泥水，还有孩子们扔的泥团。高高卷起的裤管下，是枯柴般细瘦的腿和一双赤裸的脚。那腿是深褐色的，泛着一层釉光。

我的心在震颤！仿佛看见了我的母亲，我的祖母，我祖母的母亲……我看见中国的女性在人生苦难的历程上，风里雨里，泥里水里，几个世纪来，是怎样艰辛地跋涉着。

我愤然。凄然。惘然。

“阿婆，等一等。”我喊着追过去。

老婆婆猛回头，凶狠地嚷道：

“我没偷。是捡的！捡的！”

我喉头哽咽，说不出话。只是把那双小鞋塞到她青筋暴起的手上。

她一时糊涂了，怔怔地望着我。

“送给你的孙女穿吧！”我低声说。

“不。不。”她慌乱了怯懦地往后退着。

“阿婆，你拿去吧。我还有鞋哩。”珍珍也扯着老婆婆的衣角，翘起小脚。

几点雨星斜斜地飘下。

她不再推让，抹一下眼角，走了。她脑后那只松散的发髻歪斜着，一步一摇。插在髻上的梔子花，被摇落了，掉在脚后的一汪雨水潭里。

我俯身拾起飘在水中的梔子花。花已凋萎。玉色的花瓣皱缩了，卷曲了，却依旧有一丝淡淡的花香。我把它捧在手中，捧着一个死了的希望。两点苦涩的泪，滴落在花上。

.....

昨夜，又是一宵春雨。

直到这会，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推窗望去，山水天地一片迷濛。那条平日清浅的小溪，现在该是水声溅溅了。溪上新建的水泥桥，在雨中怕没有青石小桥那种古朴的美了，不过，这是另一种新的美……

我默然伫立，临窗遐想。檐前的雨滴溅在案头的诗笺上，湿了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诗句。正待关窗，小巷深处传来一声甜甜的叫卖声：“梔子花——”

倏然，一股热血涌上脸庞。卖梔子花老人那枯瘦的身影，赤裸的双脚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淡忘。

俯身下望，小巷里走出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少女。她穿着月白色的衬衣，淡青的长裤，脚上是一双银灰色塑料凉鞋。她挽着一只长长的竹篮，肩着一柄浅红的油伞。走过楼下时，她仰起脸，又喊了一声：“梔子花——”乌云般的发下，我看见了好一张俊俏的脸。点点雨珠滴在她红润的腮上，她尖起

手指，轻轻地抹去了。啊！她娉娉婷婷的身姿，打着旋儿的红伞，多象雨地里盛开的一枝亭亭玉立的红莲。

我神思驰往。花一般的少女哟，你可认识那卖栀子花的老人？她的孙女，如今也许该象你这么大，这么俏丽了。老婆婆现在过得好吗？我猜想，在党的经济政策给农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今天，在这细雨霏霏的暮春天气，她是站在檐下，反复数那树上数不清的青杏儿？还是在堂屋里撒一把碎米，正饲那一窝刚出壳的小茸鸡？或许，她会忘情地哼两句山歌，被新生活的美酒甜醉了……不，她准是坐在窗前，就着亮儿，正给隔壁的阿毛做花鞋。窗外是一棵碧油油的栀子花。雨珠在玉洁的花瓣上滚着，沾着花香，流向庭院。她戴着老花镜，看一眼栀子，绣一针花。左邻右舍的姑娘、嫂子们，莫要打扰她，让她绣吧！让她把芳香四溢的栀子绣上鞋面，让她把农家的喜悦绣上鞋面，让她把老人的祝福绣上鞋面——愿农家的生活象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，越过越美好。

卖花的少女，我想的对吗？

“栀子花——”卖花的少女冲我一笑，笑是那么甜哟。甜得象花香，象醇酒。

呵，栀子花！我要再闻闻你那带着泥土气息的馨香，我要把你别在我已有几许白丝的鬓角！十年了。今天，我第一次这样急切的希望……

我没有拿伞，就冲下楼去，钻进了密密的、带着花香的雨帘里。

（载《安徽日报》）

故乡琐忆

閻 家 葵

“府上哪儿？”

“安徽合肥。”

“啊！好地方。老母鸡。”

每次我跟人寒暄提到我是合肥人时，人家总说声是好地方，然后又特别加上一句，叫你一声“老母鸡”。“老母鸡”，那是因为合肥人说话时，有一种浓浊的口音，读“洗”为“死”，读“鸡”为“资”，这种特殊的方言，往往为人所取笑。

合肥，位于江淮之间，土地肥沃，交通便利，自古以来即是重镇，两千多年来，虽屡经兵燹之灾，但仍能屹立不倒，是个子孙繁衍、物阜民殷的好地方。

合肥在三国时代，曾出过大风头，其后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，也都能位居要冲；到了清末，出了个李鸿章，这又才名震天下。今天，合肥虽然只是个省会，但因为是个文人荟萃之乡，说来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

如今，合肥已有一百多万居民了。在国内，除本市外，全国各大城都有合肥人。在国外，也可到处找到合肥人的踪